

长篇小说
竺子 著



空中走廊

如果有一天，世界上只剩下最后一个诗人，那一定是竺子。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长篇小说

竺子 著

空中走廊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空中走廊/竺子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80244 - 530 - 7

I. ①空… II. ①竺…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5190 号

作 者: 竺 子

责任编辑: 刘宝明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 - 64267325 010 - 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a.com.cn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4. 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44 - 530 - 7


定 价: 30.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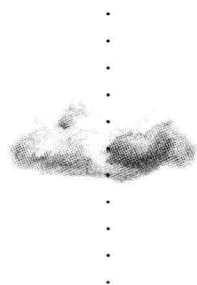
在我的脚下
雷与电还在酝酿

在我的面前
大海涌起白色迷宫

引自竺子 《空门》



目 录



第一章	她回过头去	001
第二章	向远方去的注释	016
第三章	空旷天空的对面	035
第四章	夜栖远村	084
第五章	你不该践踏一颗破碎的心	100
第六章	独身女人的握手	136
第七章	大醉放歌的地方	196
第八章	呼啸山庄的路上	206
第九章	只要是活着	224
第十章	大雪纷飞的梦里	260
第十一章	没有掩上的空门	297
第十二章	突然核对时间	351

第一章

她回过头去



一

也许多少年后，她都会发现那天的时间表排列得像麻疹水泡一样标致。

她对着一张地图，从耳朵上取下笔，在地图上划过无数的圆圈，直到满纸黑得不可救药。她一把攥紧，撕得粉碎，扔进纸篓。从侧面看，她像是在游戏。她在被打败的时候还像大获全胜。也许当她把高剂量的毒酒对准嘴唇时，也像是在即兴表演。只有在她的尸体和乱发纵横在墙角时，才知道她不是玩家。

她冲到街上。她的白纱裙子宽逸、飘大。飘卷起来时，风篷正举。一个自以为怎么样的男人从自行车上缓缓下来，推到她的身边，假意问路，然后磨蹭着，山南海北，以为几句套辞，就可以让她迷路。

她没有侧脸看准他的神情。她知道大街上凭外表追逐女人的男人都是一群饥不择食的公羊。

不远处的扇扇门前，万国旗般的新潮时装揭竿而起。庞大而又低质的录音机在整条街上造成让人心跳的速度。这里的人，除非地震和大暴雨中，永远万头攒动。如果从高层的楼台往下俯瞰，你会发现人只是一个失算的符号，渺小得让人心寒。

没有一个人的脸上打着痛怛的戳记。行路匆匆的人好像个个都活得自在。没有人打量她和这个陌生人的对质，也没有人在乎她在一个小时以前，险些把一瓶子安眠药一饮而尽。

如果不是因为她的思维正在垂危之中，她会至少打量送上来的人。毕竟

她随时需要绿林中杀出来的骑士。

一辆自行车从她的身后擦过。那个人手疾眼快，握住她的手腕，让她站得再靠近点。她说谢谢。他像按脉搏一样，抓着她的手腕不放。这个自以为怎么样的男人，脸上堆满了调情的笑容。他说他心跳得厉害，她至少应该有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

她的脉搏并没有加快。她看出他是个发情迅速的种子选手。

她知道她根本撩不开他，她口气平平地说，“请您放开，我有黄疸性肝炎。”

他的手触电般闪开了。如果说有艾滋病，他会以为你在瞎侃。可黄疸性肝炎却让人绝对保持距离。她客气地说声对不起，转身就走。

她回过头时，那人早已淹没在人海里。

她看着这个城市，她就要离开的城市。不知多久，越远越好。她这时才明白那些远离故乡从不思念的人也许是因为故乡有着难言的隐痛。

仿佛就是刚才，她走到办公楼的凉台上透气。她在凉台上眺望着大学的方向。刚刚毕业，还没有从大学的气场分解出来。

大学的青春宣言，就两个字——我要。

我要我说了算。我要万人宠爱。我要更新的感觉。我要时刻美丽。我要我是主角。我要当家作主。我要快乐第一。我要我要的。

如果谁胆敢把“新新人类主义”细胞繁殖到这座固若金汤的楼里，三分钟就给掐死。如果谁胆敢把“我要”胆囊扩张在这座高压滚滚寒流疾的碉堡里，当时就被碎尸万段。

她分到这座楼里，刚刚三天，谁也不认识。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她颇感突然。

这位同事对她神秘地笑笑，“瑜伽，人事处有请，听说派你去河南。”

“荷兰？”

同事哈哈大笑，“荷兰？你可真能胡思乱想。我说的是河南。下乡一年！”

她隐隐约约想起了什么。她想起报纸上有过预示。

她至今还记得那位同事的口气是那样盛气凌人。“去开开心也不错呵，每天闷在研究室多没意思。你刚刚毕业，上面听说你爱写作，就给你个好机会。听说每人给补助，双工资。你可赚了。”

“你为什么不去呢？”她颇感耳不顺。

“嗨，我不是结婚了吗？不是因为我丈夫不能离开我，我当然想去。”

在研究所的几百人里，她是唯一的单身。她是谣言的众矢之的。如果她没有分到这里，他们一定够闷的。

“到那里的好处可多了，听说回来就是第三梯队。让你去是上面器重你。”

她迫不及待地点上烟。到大自然里呼吸一下空气，她当然会拔腿就走。可让她去的这种绑架式让她反感。五脏六腑都反感。

她生来就讨厌命运操纵在别人的手里。可是上辈子的人都这么过来的。她烦躁地走进人事处的办公室，女处长的舌头像一根弹簧。也不知如簧之舌是不是就是这样弹簧在舌尖上，她贻张得空气都让人紧张。

“瑜伽，”她刚刚打开门，处长满脸笑容地叫她，“来，随便坐。”

她不愿坐在处长对面的椅子上。侧面有一把破旧、摇晃的椅子，她掸掸灰，坐下。

“瑜伽，我找你恐怕你也知道为什么。报纸上的宣传，你不会不知道。组织上决定派你去。组织重视你，我看这是好事。你有什么意见吗？”

瑜伽知道，如果有一个名额给推到海里喂鲨鱼，她就是请君入瓮的人。她是任人宰割的人。

瑜伽平静地看着处长。她从兜里掏出白纸红印的医生诊断书。处长颇感突然，一张纸，翻过来掉过去地看。

她平静地说：“医院正通知我住院，我的胃病一犯再犯，恐怕会是胃穿孔，也许会是胃癌。”

她随时记得她的生活代理人的话，当时他边说边把一只田鸡夹到她的盘子里，“就要上班了，记住，聪明的人时时都是病歪歪的。平时不装病到什么时候什么苦力都是你。你们的合同医院是哪里？我让内线给你开个证明，心绞痛，心脏病，肝炎，胃穿孔，歇斯底里症，各开一张，根据战情，随时用上。”

她的生活代理人一定有神眼，他预测到这个时刻。当时她呷了一口酒，“我其实确实有心绞痛、心脏病、肝炎、胃穿孔、歇斯底里症，可是即使把医院证明亮出来，谁信呢？”

“谁叫你平时不装病。谁像你总是装得这么健康。”

她在心里重嚼了最后一句话，谁像你总是装得这么健康。

处长突然瞪起卫生球的眼睛，逼视着她，脸黑成酱油块，声音像宣布检

察院深夜作出的紧急逮捕令。她这才发现，女处长如果扮演一个女刑警队长或者执法如山的法官，会和导演一拍即合。

“现在就到医院作胃镜。”

最后的时刻到了，离辞职的时刻只差一秒。她被押上医务车，到了医院。她知道她吃了早餐，只是出去兜兜风。

她在车上想辞职后到哪里去。她打开脑里的地图，在上面打着记号。

拉萨，她神往的地方。最好从青藏高原搭卡车上，然后深入到藏民寨子里。

她的脑子里呈现西藏的地图，好像她在藏民区扎根过几生几世。

二

她终于知道她的手稿的去向时，她怀疑自己的眼睛。几个小时以前，她从办公室桌上的杂志中随便抄起一本，根本没有选择地抄起一本。

她在目录上看见《忧郁颂三部曲》，作者竟然是颜力。她的视线在纸上跳跃：一字不改！她不敢相信这一切。这种史无前例的壮举让她撞上了。她好像早有预感。

她翻得太快，一页纸竟刀破她的手指，一道血痕。血滴在纸上。一滴滴血。纸里一定有她的灵魂。幽灵割破了她，让她记住疼痛。

他剽窃的不是她的文字，而是灵魂。也许，灵魂是最无力的。

大学最后一年，她写出《忧郁颂三部曲》。每天走过中文系的大楼，她都在人生的巅峰状态。青春骚动难以自控。为了一种无法克制的生死失控的激情，她频繁地起誓与文学生死相依。

三部曲把她和颜力连在一起。颜力正在考研究生，读她的小说换换脑子。他把世上的一切溢美之辞都滴进她的耳膜里。可贵的不是这些，他还是她的严厉的裁判员。他把男生宿舍下流的行话和精辟的男人准则通通讲给她听，让她不要总是卿卿我我让人油腻。这使她溶铸了男性的思维。

六十万字的三部曲终于定稿，颜力恰好回南方过暑假。她怕邮寄遗失，让颜力把稿子亲自送到出版社。

太阳灼热地蒸发着人的背影。列车徐徐地到站时，站台上没有阴影。她没有遮掩地等在站台上。颜力走下车厢。他的运动衫在众人里红得夺目。那副后来冷落她的神情曾经这样温暖。

他拍拍她的头，低声说，把头发系到后面，不然就像从高粱窠里爬出来一样。

他放下行李，亲手为她辫出一个长辫。

还没有走出站口，他告诉她，一个不幸的消息已经无可奈何地变成事实，非常不幸，不过先不能告诉她。

她至今还记得颜力当时的落魄的神情。她马上就安慰他，不要紧，你一定告诉我，你没有考上。研究生不过是一副装潢。

她见到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有些好奇，有些惘然。她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揪心过。

当初因为点评三部曲，两人针尖对麦芒，终于同时缴枪不杀。就这么简单。在凉台上，她刚刚拉扯出梅特林克，他的潮湿的呼吸湮没了她。

即使敲碎了骨头，也是忠诚。在一个风雪异常残酷的夜里，他在大学走廊里近乎绝望地让她知道，你记住，假如有一天你让生活追逼到了最后的时刻，假如你的刀锋对准了你的脉搏，你记住，我爱你。

真情与真情之间总是相隔半拍。他们微妙的间隙在于，他爱得要死不活的时候，她笑个不停。他觉得她没有真情，故意吊他胃口。她呢，当她突然想念他时，他突然疏远。

当她偎着他的胳膊，走出车站时，她看见他的脸那样局促不安。只有毁灭的事情才让人这样心焦如焚。

车站的钟声。他的恐怖的声音让人担心，“你会恨我。”

“因为太爱？”她笑对着他。

“你会离开我。”

“这不可能。”她收住了笑容。

他激烈地扳住她的胳膊。他的声音让人想起殡仪馆的通知，“我对不起你。”

她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开玩笑地说，“你太不像悲剧演员了。”

他摇摇她的肩膀，“你可别晕倒。”

她笑笑，“我还什么都不知道。”

他看着地面。终于他抬起头，对她缓缓地说：“我把你的稿子丢了。去出版社的路上，放在自行车后面。”

她的鼻血绝望地喷出。

颜力刚刚考上研究生，就有了她。男人有没有新的女人，从他的头油上就能看出来。

最后一次。她坐在酒店的角落里。从镜子里，她看出自己就要虚脱。如果没有酒，她就要栽倒。

她照镜子，只是为了确认自己还活着。她常常忘记自己的脸是什么样子，模糊得像一团空气，连这团空气她都看不清颜色。每到她想不清自己是什么样子，她必须随时照照镜子，看清自己。她以为看清了自己，可是她还是没有看清。她刚刚离开镜子，又忘记了自己的样子。她把男人当作她的镜子，这些镜子总是破碎。

这就是她为什么留下一组组照片，从各个角度留下自己的影子。她只能从自己的影子里寻踪自己。她入睡前对着照片里的自己，疑惑地问自己，这是我吗。她在卧室书房琴房画室里贴满了她的巨照。她站在自己的画像前，摸着灿烂的眼睛，妖娆的笑容，不禁问，她有黄金时代吗？她想不起自己到底是谁。她不知道自己是谁。她不知道她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

她攥着酒杯，绝望全在酒里，“因为她？”

他毫无犹豫地说：“是的。”

她抓住酒杯，好像抓住一个石柱支撑住自己。她对着镜子问着自己：“我怎么办？”

他想了想说：“你不是女强人吗？”

她想把手里的酒瓶像手榴弹一样投出去，保证百发百中。

她看着他的冷冰冰的脸。这个曾经敲碎了骨头也是忠诚的脸。

他说：“路还要自己走。你自由了。世界上的男人太多了。”

那天是雪天。玻璃门外的雪掀起哽咽的潮水声。她数着落在门上的哗哗的雪花。

她一生又一次这样大度，宽恕他，像以往一样。女人最能宽恕一个渺小的男人。

她伸过手去。“为什么不早和我说呢？我早就这么想了。”

她站起身来，颜力也站起。

她蒙上白色的围脖，走出门外。洁白的雪花跳跃在她的睫毛上。她低头看路。她唯恐绊倒。

也许，那是戏剧的结束。可任何戏剧都没有结束，即使死亡拉上了帷幕。

三

她来请教她生活代理人。他约她到怡红院等他。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那时她胸口发闷地坐在咖啡厅或者夜总会。世上有一种花比昙花还神速地凋谢。小麦花，仅仅开放三秒钟就枯萎。她的爱情比小麦花还茂盛还光速地荒芜。

她的浓妆艳抹粉饰了她一脸风尘。几乎每个小时都有人上来自告奋勇为她排忧解难。她从这群骑士里挑选了他。

他的手抚在酒杯上，身子面对现代派的壁画。

他告诉她，他已经拿到签证。音乐柔和得像有一只可爱的手抚弄着伤口。她无法沉浸在这支曲子里，尽管她那样想沉浸进去。

她说：“祝贺你。”

她的声音的冰冷和凛冽传染给了他。他像她的丈夫一样安慰她，“我在那里就把你弄去。”

她知道这种话比空气还淡漠。

“以什么名义？”她问。

“我花钱让你读博士。”他为她杯子里倒上酒，“你别这样看我，我会用行动证明。你这样的人不适合在中国生活。你这样的自由文人适合到国外去。”

她看着墙上的壁画。她不知道那条扭曲的身子头在哪里。

“上面让我去河南。”她说。

他点燃一只烟。烟雾翻卷。

“你想怎么办？”他说。

“我来问你。”

“辞职。当然是辞职。时间不可能在那种鬼地方消耗掉。说穿了，这和插队换汤不换药。都什么时代了。不去。我当初插队因为无法逃脱，现在国外的大门敞开着。”他迅速地掸着烟灰，“一个人在大起大落中才能成气候。你研究过进化论吗？人是怎样从猿人飞跃的。当初他们都在树林里，四肢着地。”他用手比划着猴子爬树的模样，“后来一部分猿人跑到北方学会刀耕火种，可另一部分猿人贪图安逸，只喜欢在潮湿的树上摘果子，他们永远是猿人。几百万年了，还是动物园里的那个模样。那是惰性的化身。”

她打断了他，“不惰性，什么出路？”

“和我一起去美国。”

“和你老婆同上飞机？”

他捏捏她的手腕，像给她摸脉一样，温存地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和我老婆同住一起又有什么，都什么时代了。只要你能容，她就能容。”

她顿时把酒泼在他脸上，任红葡萄酒像杀鸡的乌血在他脸上脖子上流淌。他用餐巾擦着，“就算我说错了，可我的意思是，喂，我想说什么来着？我这么大人还老要看着你的眼色行事，你老是这么一副大公主脾气，喜怒无常，真让人吃不消。你就陷害我吧，我有时越想越冤。冤案。比窦娥还冤。千古奇冤。你就不能善待我一点吗？不过，这口气也就是我能咽，谁叫我爱你爱到体无完肤。”

“在世人的眼里，我们都是不正常的人。我们都是疯子。”他打量着她，“哎，不是我说你，你这样妖娆、野蛮，不是恐吓人家老农吗？可别误人子弟！真不知道你想的是什么。”

“看我不能为人师表，是吧？”她看着他，“心烦烦到只想砸古董。”

他满嘴都是红酒，像喝了她的血，“那就砸。如果听响让你出气，你就一个接一个地砸。哪天你把我逼疯了，我和你一起砸，比赛看谁砸得准。通通砸光了我再给你买。这辈子你有我的刷不爆的信用卡。”

他对情人比对老婆好。刚刚认识她，他就带着她把全城最酷的时装通通拿下。她对时装有着一种喜新厌旧的激情。

不是过一把瘾就死，而是把把瘾都过。

人再想多活，也不过几十年。人的生命在天空下蚂蚁一样渺小。太渺小，太伤感，太匆匆，太有限。

既然生命太渺小，就让自身活出极致。既然生命太伤感，就让自身每天炫一次。既然生命太匆匆，就让自身无时无刻不快乐。既然生命太有限，就让自身活出无限。

从服饰上就能看出性格。她的性格里，天生就有不破不立的破字。破，对于她，就是欢乐颂。

从服饰上就能看出胆量。没有她不敢穿的。越怪，她越兴奋。她吃了熊心豹子胆。刚进单位，同事就斜眼观望着她，嘀嘀咕咕，造反了，颓废的一代怎么钻营到这里？应该送到劳改所去。

她拿着剪子敢把清朝的镶金绣银的凤袍剪个粉碎，宁肯穿上紧紧裹身露

着肚脐几乎透明的 TOP，白色镶钻喇叭牛仔，肥肥大大，拖在地上，一扫而过。

旁人投来什么目光，她不屑一理。

她的酷是干净的酷。这种酷，就是狂，就是野，就是快感，就是高潮，就是另类，就是前卫，就是造反，就是精神，就是宣言。

天生就有叛骨。天生就反潮流。天生就不信邪。天生就破四旧。天生就革自己的命。天生就舍得一身剐。

他总是想把她妆点成淑女。她讨厌淑女。裹在淑女的糖衣里，她找不到自己。明明是最野的罂粟花，也就别装什么玫瑰。

和他在一起，她是个危险的购物狂。一件时装，只买到三分钟的快乐。三分钟就够了，要的就是三分钟的快乐，要的就是快乐一百点。堂堂的曹操在一生厮杀之后还感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他为她付卡后，提着大包小包。柜台的小姐总是问她怎么命这么好。有位柜台小姐还追出来，让她给办个讲座，怎样迷住这样英俊多金又多情的男人。

他给多少情人买了多少公寓，连他自己都不记得。他天生就是慷慨的人。他觉得只要是他的情人就该衣食无忧。他刚刚认识她，就带着她选公馆。她说她不要公寓，只要四合院，她从小到大不弃不离的四合院。这种寺庙般的气场她一天也不能离开。挑了一个月，她终于看中一栋。

她搬进去前，他按照她的图纸，指挥人马把四合院升华成潇湘馆。她的卧榻前还不忘放上古琴。书斋前还挂上一个鸟笼，他已经教会翠绿的鹦鹉叫她的名字。她搬进去后，他每天卷来一堆古画，因为她收藏。每次离开时，他都留下一个装满现金的公文信封。

一次她送他到院外，夜深，司机回去睡觉了。他叫了出租车。她突然想起她在琉璃厂又看中几幅古画。他把浑身的兜掏光，把兜里的钱都掏给她。她说，你总该留着出租车的钱。他笑笑，回到家让老婆付。

夜总会突然停电。舞池里狂乱的摇滚乐突然中止。扫射的激光顿时黑暗。她说：“自从认识你，我只认识你的影子，不知道你到底想着什么。太久了，你的脸越来越陌生，好像在前世，和你猜过一个谜语。”

他的拎过军火的手，被戴过刑具。他的四处追踪女人的脚，也被铁链夹得变形。他的灵魂好像刚刚从太阳浴里出来，别人提醒她，他那是老练。他总是结识新人，因为旧友联系了过去。他已经没有灼热，重新自焚。他已经

没有歌声，重新疲倦。她的泣不成声的呼唤，他却从来没有听见。

他捧着她的脸，让胡渣蹭着她的睫毛。他说：“其实，我时时都在倾诉，只是在心里。我的琴键天天响着，可我独自插着耳机。”

在他的面前，只有上帝和死亡。还有一个女人，他从来没有见过。每当提起她，眼里总是涌着泪花。他只是在狱中听说过她。她在海上游泳，被鲨鱼咬掉一条腿。她竟然用另一条腿游回了岸上。因为失血太多，她死在了沙滩上。他说，就是这个女人，使他在狱中成了最孤独的情人。

每当在公园里，看见摇着轮椅车的女人，他总是跑到花摊上，买上一束红玫瑰，然后疾步追上那个女人。

当时他的情人常常去探监。他让她不要再等下去，他不可能越狱。她的飘飘欲仙的美，常常引起交通事故。即使在她的琴房里，也时时交通堵塞。她骨髓里爱上他，一个绝伦的花花公子，一个危险到随时入狱的人。每一次探视他，她都像吊着点滴。她告诉他，每次探监回来，她都缩在黑暗中，全神贯注地听着鬼戏。在他出狱以前，她私奔到了欧洲。为了纪念她，他在胸口纹上她的脸。直到他的肉体成灰，她才会消失。

那间他们常去的咖啡屋，已经在一场大火中消失。也许那里，在盏盏红绿色的灯光下，发酵了太多的伤心事。他看着像一个冷冷的男人，像法庭上寸步不让的律师，可和他久久在一起，才知道他最容易触景伤情。一次一个年迈的女人坐在他们的对面，他自然地 and 老人交谈起来。老人失声痛哭，她的儿子刚刚离开人世。他死死地掐着自己的太阳穴，情不自禁地讲起他自己的母亲。在他入狱以后，他的母亲每天流泪，最后眼里流血，双目失明。当他出狱，看着瞎着眼睛的母亲用手摸着抓着他走近时，他对命运屈服了。从此，他成了多愁善感的人。只要说到母亲就泪流满面。

他是她见过的最心事重重的人。与其说是忧郁，不如说是阴郁。他专折磨爱他的人。他有一腔的仇恨发泄不出去。悲剧一直是他的事业，她把保护他的心情当成她的义务，像一个护士，守卫着他的温度计。她只是手术台上没有信心的医生，擂台上临阵怯场的拳击师。

“我总是想洗净铅华，可是世上就是没有一种水能把我漂净。”她问：“我到底是你的什么人？”

他说：“那些女人只是一发发的肉弹，我不必用灵魂只用金钱就可以和她们交换。世界上只有灵魂的关系，任何人也不能代替。你是我灵魂中的人。”

她一脸无奈，“我再不能为你流血。也再不能为你输血。”

“再给我一点点时间。”他死死地攥住她的手，“你为什么不能和她将就呢？时代不同了，没有妻妾一说，都是姐妹。她人好，心地善良。你总该有个姐姐，照顾你。”

她的脸色像死灰。她挣脱开他的钳子一般的手，她的手上血印斑斑。她甩甩骨头疼痛的手，站起身，“我们葬礼上见。”

四

她本来不再想见到朱云。她发过誓不再见他。他自称是全世界女人的丈夫。

如果不是她不找个人倾诉随时都会疯掉，她绝不会找他。人在疯狂的前一刻，一定要找个人倾诉。他是世上最好的倾诉对象。他乐于倾听，可是她受不了他的狂妄。她还是来了。他毕竟有一种力量让你暂时回避自己。

他现在能解救她。他的一席话会使她的情绪从一个顶峰跨越到另一个顶峰。在垂危的时候，他会像一支神秘莫测无法言传的耳针，悄悄地通向人的条条神经。他就像一支让人自暴自弃的鸦片。

她无处可去。随便一个地方都可以。她敲响朱云的门。

他的房间干净得比女人的地方还一尘不染。墙上一幅幅的美女尽管美丽，可在他意淫的眼光里，竟像和他通奸过的娼群。

他在听音乐。他告诉她，机会难得。他老婆回娘家了。

她说：“我就要去拉萨。”

她看着他那双总是想看透一切的眼睛，或者说最纯粹的男人的眼睛：明亮、准确、诱惑又有些深邃，好像女人都是自愿栽到他的视线里。

“谁青春谁作主。”他笑笑，“这也不错，换换口胃。”

她想起第一次敲响他的门。他一定接待过太多登门自荐的女人。当他打开门时，他没有问她是谁，就让她进来。

他的无法言传的美，让她迷乱。她说，我常常坐在音乐会前排，你的每个曲子都让我痴人说梦。

他拿过她随身带来的长笛，笑笑，我可以教你，你怎么谢我。

她说，每天对你歌功颂德。

他说，太不现实了。攻占男人，先攻占他的身体。

她说，我正在攻读五万食谱秘诀，正找鉴定专家。

他把她引进厨房。不出所料，她的烹调术引起他胃痉挛。当他疼得大汗淋漓，用长笛顶着胃，他忍痛说，惨了。我要是收了你，不出三个月就死于胃癌。

他在疼痛中看着她，笑着说，看你瘦得都能断送在产床上。你受得了我这头狂狮吗？

她讲起柏拉图，想把他引到她常常功败垂成的精神恋爱。

他说，一对男女关在一起坐怀不乱，两人肯定有问题。不是男的阳痿，就是女的太丑。

他在疼痛中谈起男人女人。女人脸上有英气，而不是媚态，是千里挑一的面相。“女人男相，智慧过人。男人女相，必成大器。这两种人，生的孩子，一定是人精。”

突然，门被推开。他的妻子进来时，人人都像越了雷池。他的妻子抱起他的脏衣服，一声不吭地离开了房间。出去时，回头对她笑笑，这种笑她从来没有见过。

黑暗中，又只有他们两个人。

他说，我不喜欢老婆只是佣人。

那是多久前的旧事。旧事只是过去时态，记不住时间。

天色渐暗。他说：“我去食堂买点菜。在吃上你可以凑合，是吧？”

她说：“小心。我有胃病。”

“还挺难伺候。”他捏捏她的肩膀。他推门出去以后，她站在窗口。

窗子正对着垂落的夕阳。夕阳很好。她憋闷得直想嗷嗷叫两声。她想起那时在海边，语言无力，诗句苍白，只有破开喉咙，让歌声和夕阳一起直立着喉咙。

他进来时，笑着说：“楼道都被你震成了回音壁。想不到你还是意大利歌剧皇后的胚子。”

她收住了歌声。他说食堂的熬菜太黑了，怕她胃出血。他说，最近不太景气，只能用卖血的钱请她下餐馆。

她说，风暴快来了，我该走了。

他突然问，你为什么还是孤身一人。

她说，每天抛绣球，可是抛到幽灵的头上。

他说，听说你八仙过海。这样会不会太乱。